玻璃瓶里的苹果森林

□ 陈宝全

曾经,我从野地里挖了一棵刚出土的杏树苗,种子壳还不舍地附着在根上,我兴奋地拿回家栽在院子里,浇水、施肥,看着它一天天长大。我原以为会吃到它结下的果子,可我的父亲做出了一件让我当时难以理解甚至伤心的事,他锯断了树苗,从别人家的大接杏树上剪下一根枝条,插进了野杏树苗的身体。

奇怪的是它们彼此接受了对方,还愉快地长了起来。我不知道这棵杏树是从野地里带回来的那棵,还是别人家的那棵的后代,但不管怎么说,我后来吃到了这棵杏树结的果子,和别人家的那棵大接杏结的果子有着相近的味道。而那种味道也正是我喜欢的。

后来,我生活的这个地方成了苹果树的王国,我发现从一枚种子长成的苹果树苗,像野孩子,无法获得人的照顾,大多经典性的苹果品种都是在果园里发现并逐渐培育出来的。

地处黄土高原的静宁,每年秋天要举办苹果赛园赛果活动,这种活动除了激励果农务好果树,还是一次寻找冠军品种的机会。成纪1号、静宁1号就是在这一过程中的重要发现。通过培育、嫁接,使得这些品种扩大繁殖,并迅速成为人们热捧的优质苹果。

这是一棵苹果树自己无法完成的。

这些年,人们发现重茬果园的苹果树抵抗病害的能力会减弱,果树果品研究所更早发现了这一问题,建起了专门的实验室,用来培育适合当地气候和土壤的苹果树苗。

走进实验室,我们仿佛走进一个住在玻璃瓶里的未来的苹果园。

长在果园里的苹果树多是在海棠、山定子一类的砧木上嫁接而来,最受欢迎的是新疆野苹果砧木,因其耐旱、抗寒、抗盐碱而被广泛运用。如果说优良的品种接穗是一棵苹果树的魂,砧木就是这棵苹果树健壮的体魄。每一个栽种苹果树的人都知道砧木的重要性。

在配制室里,采集来的植物组织——苹果茎尖或者叶片,先用清水对其表面进行冲洗,再用消毒剂灭菌消毒。接着开始配制培养基——这种培养基是用植物生长所需的营养液中加上琼脂后装入玻璃瓶,将玻璃瓶用高压灭菌锅进行杀菌消毒冷却后获得。

然后进入接种室,在无菌操作台上,将消毒好的植物组织接种到配制好的培养基中,即把茎尖生长点或者叶片插到瓶中的培养基上。培养基相当于婴儿喝的奶水,为植物组织生长发育提供源源不断的供养。

接下来,它们被送到培养室,放入智能人工气候箱,将温度调控在二十五度左右。它们的形态一天天发生着微妙的变化,肉眼很难发现。当我们看见时,它们已经长出了茎和叶。而那种用叶片培育的看上去并不美观——叶片随着时间不断发生变化,变成了一小团不规则的泥状东西,好像一片叶子做了一个梦,醒来后就变成了这个样子。茎和叶正是从这团泥状物里长出来的。不管是茎尖细胞组织还是叶片,大约三十天可分化成植株。

之后,植株被更换瓶子进行扩大繁殖,神奇的是,这些植株上的叶片也可以摘下来,在玻璃瓶里通过分化又可以成为完整的植株,将一株变成数十株,或者更多株。一枚叶片所具有的生育能力让我惊讶不已。此时的植株有了茎和叶,却看不到根系,也算不上真正的苹果树苗,但它们在玻璃瓶里已展示出了苹果树的姿态之美。此后,还要在无糖培养室进行生根培养——扩繁后的健壮苗被扦插到无糖培养盒里,盒子里装有固定、保水、透气性好的蛭石,在高浓度二氧化碳环境中进行生长,无根苗只需要待十八天,便会长出白色的根须,试探性向下伸展。

一月时间,它们已经是一棵棵真正的苹果树了。我觉得它们应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名字,不能都叫无毒苹果树苗或者笼统地叫静宁1号、成纪1号、烟富10号、嘎啦、蜜脆……

阳光和风的亲昵行为有可能对幼小虚弱的苹果树苗造成伤害。在把小树苗送到大田里,接受大自然严格的考验之前,还要进行一项温柔的炼苗行为,就是经过驯化,让小树苗慢慢适应外界环境,再移到露地。人们为这些从实验室里刚出来的小树苗准备了温室,让它们在相对舒适的环境中生活一段时间,以便稚嫩的身体一点一点感受大自然的体温和心跳。但我们不得不承认,从此刻起,它们已经成了大自然的一部分。

我曾在当地果树果品研究所的苹果园里,看到了许多品种的苹果树,算得上当地一个不错的果树博物馆。这些苹果树看上去都很相似,包括颜色、叶子、树形,但又各有特点,包括树体上的斑纹形状也有一定的差异。

我在实验室里所见到的这一切,是我八十岁的老父亲所不知道的,我会拿照片让他看,他一定也会想起我从野地里挖回来的那棵小杏树苗。

走出实验室,我感觉一座苹果的大森林从玻璃瓶里站起来,跟在我身后,走下楼梯……来吧!外面有阳光、雨水和风,也有我们可爱的果农。

成为自己的光

□ 罗钲清

我是坐在操场旁,在一抹残云下开始动笔的。

看着这云,便想到初入大学的诸多不适应,脱离父母之初的喜悦与自由还未尝到,便已被各种杂务裹挟,也因没有人唠叨,会忘记取出公共洗衣机里的衣服,会忘记阳台上晾的毛巾。本以为像我这般想家的人并不多,直到半夜听舍友与其母通话抽泣,才意识到,大家心底对生活的体验相差并不大。

我散漫地撂着步子,鞋底和橡胶操场擦出沙砾的摩挲声,旁边跑道上闲庭信步的头发灰白的教授,让我想起了父亲。前些年,父亲换了工作,也变得更忙,时常是连续几天不归家。半夜的开锁声再也不会吓到我和母亲,凌晨的未眠便起也不会让人诧异。我总认为他的工作是不必如此繁忙的,但父亲对工作的执着和严谨并不会因为我的想法而改变。随着我步入大学,我似乎逐渐理解他了。父亲在他的跑道上狂奔着,而我还没有找到自己在哪条路上起步。

天上跌下了豆大的雨滴,大家都开始往宿舍楼中涌去,我还是坐在操场边,打起伞,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,顷刻间,刚才还嘈杂的操场上只留下几声男生大喊的尾音。小卖部的老板闲暇片刻,从屋里走出来,同我一起看着远去的人群,他问我:"今年大几?"我回他:"大一。"他似乎自言自语又似乎对我说着:"时间呐,过得飞快,我儿子也与你一般大了。"我看他好像还想说些什么,便追问他孩子的情况,他说:"在外地,打工去了。"满眼是对远方孩子的牵挂。我心头一震,想到了父亲责备我时的无奈无力、高中家长会上母亲手足无措的尴尬。

雨势渐盛,雨伞已经不足以挡住被风裹挟着从四面八方袭来的雨滴,我套上了装在包里的风衣,起身走向宿舍楼的方向。

秋末的雨是绵长的,淅淅沥沥弥漫在空中的满是潮湿。路边的试验田里,草木将雨露承在芽叶上,水珠散射着清亮的光。一旁的野牵牛花盘绕在围栏上,被雨水拍打,有节奏地摇曳着。

大概是风带走了云,天空的本色露了出来,已是临近傍晚。天空被夕阳染成粉红色,雨将尽未尽,雾在旷野上被阳光散射成彩虹。

生活的柴米油盐、诗和远方会慢慢教会我们一些事物,或早或晚,我们都会成为自己的光,也许不会事事尽如人意,但别灰心,那片遮住太阳的乌云,即将成为散射彩虹的透镜,那沿途如画卷般诗意的美景值得你我永不言弃。

百花

第3206期

一眼千年

〔中国画〕

李永琼 作

金色的味道

□ 师正伟

一入秋,玉米糁子几乎是家乡人家早晚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主食。

玉米糁子也叫"苞谷茶"。秋季,玉米收获后,农民精选其中颗粒硕大饱满,色泽金黄者,脱粒、浸水、取皮,晾干粉碎后,再用细筛过滤成小米状,用于熬粥。中医学说,玉米性甘味平,有健脾和胃,利水通淋,益肺宁心之功。《本草推陈》言其:"为健胃剂。煎服亦有利尿之功。"

玉米糁子做法看似简单易行,实则做工精细。记得儿时,母亲熬糁子时,先在尺八铁锅内注水些许,待水烧至40度左右,取一小瓢糁子,捏一小撮碱,和风细雨般,很有节奏地把糁子均匀地撒在锅里,边撒边搅拌,母亲说这样才不会结成疙瘩,熬出的糁子才细腻香甜。

清人曹庭栋在《养生随笔》中总结了古人食粥颐养之道。他认为,煮粥应"先择米,次择水;次火候,次食候",这也是陇东人熬糁子时最关键的要领,糁子搅拌均匀后,要煨小火,慢慢熬,土话叫"捂锅",就是让糁子在锅内不断接受锤炼,完全释放天性,逐渐增加黏稠度,直至锅里的玉米糁子翻江倒海,"咕嘟咕嘟"泛起此起彼伏的"鱼眼泡",香气扑鼻,不断挑逗人的食欲,方可出锅。玉米糁子因个人喜好和口感,可稀可稠。稀的汤米分离,层次分明,如小米般清亮,入口,美不可言;稠的有机融合,浑然一体,袒呈着金黄的诱惑,细嚼,别有风味。

喝玉米糁子的碗,最好是花瓷大碗,不烫手,不黏腻,一碗色泽鲜亮、冒着烟火雾气的玉米粥,如金子般大气华丽,上面飘浮着一层乳汁般的细油,让人馋涎欲滴,胃口大开。会喝粥的人,小心地捧起大碗,凑近脸,嘴嘘嘘地吹吹,厚厚的粥面就皱起一层薄薄的"玉米油",让人不由得食欲大增。下咽时,会觉得一股细腻香甜的热流从上往下游移,有种如沐春风的温暖。喝毕,回味无穷,那叫一个香啊!难怪郑板桥当年初喝玉米粥后就生出"煮糊涂粥,双手捧碗,缩颈而啜之,霜晨雪早,得此周身俱暖"的感慨。

在我眼里,玉米糁子把家乡金色的秋天浓缩在碗里,凝结成无法割舍的乡愁和一份绵延淳朴的乡情。

情恋枣树

□ 刘丹

凉夜清秋,未能揽星河入梦,我便读起了鲁迅的《秋夜》,"在我的后园,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,一株是枣树,还有一株也是枣树。"传颂名句,妙义自在人心。而我对其的理解很具象,因为外公的小院正是如此。从我记事起,那两株枣树分立在院中央,春看绿叶、夏闻花香、秋尝红果、冬赏雪枝,记录四季轮回,诉说光阴故事。

外公常说,"种桃昔所传,种枣予所欲。在实为美果,论材又良木。"他和外婆相守在黄土坡上的村落。四方小院、几间瓦房、两株枣树。寒来暑往、秋收冬藏,一年又一年。禽鸟鸣树、蝉蜩别枝,一寸又一寸。当外婆在院中扶我蹒跚学步时,枣树已盘根错节,枝丫参互,树冠越过屋顶,直穿湛蓝天空,撩拨丝丝白云,与太阳炙热相爱。

每到万物复苏、百花争艳之时,枣树像一位沉稳的老者,顶着一头锋利的圪针慢吞吞地醒来,对称的翠绿小叶踩着春天的尾巴生机勃勃。初夏时分,枣树生出黄绿色的小花,虽不起眼,但层层叠叠,引来蜜蜂嗡嗡鸣叫。微熏的暖风拂过,总有花瓣散落下来,嵌在地砖缝隙里,香气浓郁得很,到了夜晚更是沁人心脾。此时的小院被枣树的树冠笼罩,外婆将饭桌从堂屋挪至院中树下,树影婆娑,阳光跳跃在杯盘碗筷上。今天凉拌萝卜、炝豆角、高粱面鱼鱼,明儿青菜豆腐烩菜、烫面油饼,日子俭朴,安稳知足。偶尔外婆做了酱骨肉,外公便拿出自酿的药酒,拉着家人推杯对饮,裹挟着枣花也无妨,咂吧间唇齿留香,一天的劳累也在各自安闲的诉说中慢慢消逝。

整个夏天,枣花褪去变成串串枣儿,由小到大、由绿变青,隐在小碎叶间不动声色,却将树枝压弯了腰。待枣儿在秋风中红了脸,外公会挑选晴好无雨的日子,把院子打扫干净,带着长杆"啪啪"敲打,一树枣儿就捎带枝叶纷纷落地。仰头张望的我往往猝不及防被冰雹般落下的枣儿打到脑袋,但丰收的喜悦顾不上疼痛,只忙着蹲下身子连抓带捧,把蹦跳在地上的枣往筐里捡,遇见个大饱满的,在衣服上蹭掉浮土,塞进嘴里"咔嘣"地嚼个香甜。外婆会将收来的枣儿分类挑拣,生吃的、熟食的、晾晒的、泡酒的,它们咕噜噜地各归各位,发挥各自的食养功效。中秋节后,枣叶自然脱落了,树上的剩枣清晰可数,红彤彤得耀眼,引得灰喜鹊叽叽喳喳,时刻惦念。而我也惦念,惦念外婆的灶房,那些枣年糕、枣粽子、枣馒头、枣甜粥,将甜蜜蜜地温暖渐寒的日子。

接踵而来的冬天,伴着村落里此起彼伏的风箱声,在炊烟袅袅中格外漫长。枣树光秃秃的枝丫傍着屋檐,弯弯曲曲地伸向天空。外婆将干瘪的玉米皮拴成辫,再缠上串串红辣椒挂在树杈上,成了冬天里的一抹亮色。母亲在两株枣树之间,拉起粗粗的麻绳,在阳光下晾晒锦缎大花被。我总爱把自己夹在被褥间躲猫猫,感受慢慢膨胀的棉花将我暖乎乎地包裹起来。而此时的麻雀对枣树尤其钟爱,整天蹲在枝丫上叽叽喳喳地唱。表弟把粮食撒在枣树下,然后用绳子绑根木棍支个筐,拉着我藏在枣树后,示意不要出声。不一会,麻雀被引诱过来,待它进入陷阱范围、忘情吃食时,表弟会麻利地扯动绳子,筐子顺势把麻雀扣在了下面。枣树默不作声看我们重复玩着诱捕放生的游戏,恍惚静好岁月一直等在那里。

闲云潭影,物换星移。居人几番老,枣树未成槎。外公走后,外婆的话越来越少,在枣树下一坐就是半晌,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又瘦又长。我想外婆是在思念和外公在枣树下晒太阳的日子,那时话稠若春溪流淌,无话也可闭目养神,一起偎依尽赏西霞霓裳。初夏,我随母亲回乡清理院子时,捡到一堆掉落的小青枣,舍不得丢掉,就把它们摆在灶台上,晒成密密麻麻的思念。

找水的人

□ 唐宏

找水的人来自夜晚
其实是从早晨起步,找到夜晚的
寻找美好,
需要花长了又长的时间

秦岭西端地层之下
大理岩、花岗岩已经心纳百川
所以,被它们过滤的水
成为最干净的水

大地之上,其实有很多美好的事物
只是它极力隐藏
就如同现在,找水的人隐藏喜悦
只呈现干净和清澈

靠近村巷

□ 翼华

一

秋,当我的身影靠近村巷
树上红透的柿子
撑起了门楼的光泽
庭院的石榴和枣
在我跨过门槛的那刻
奔涌期待的亲情
檐下的燕子吱吱叫着
骨髓里的乡音
在血管流淌

二

秋是故乡最美的笑靥
苞谷的缨子飘着云彩
萝卜的身子挣出土粒
豌豆裂开弧形的角荚
韭菜一茬绿过一茬
辣椒红了日子

三

门前那条黑色的柏油路
覆盖泥泞的记忆
城市的浓墨画在田野
像一条连接城乡的丝线
拽起生活的翅膀
田野上新鲜的果实
滋润着城市的色彩

风吹梨树香

□ 倪长录

黄昏之后
行吟的风把梨树的香气吹散
花瓣用自己的孤单
填补了一场
温润明媚的等待

深情的雨水在枝丫上潜行
溅起夜晚枝头的香
一朵一朵梨花
卷起磅礴的心跳

月光打磨过的白透明、皎洁
像你说出的秘密
春风在水中弯腰,捧起
飘零的花瓣
那些被时间摘下来的花瓣
是生命的零件
是春天的一部分
也是我藏匿最深的爱

秋 词

□ 杨错

把秋天高高举起的
依旧是松树,树皮增加了
斑驳的焦黄。一丛丛松针
表情严肃硬朗,只能远观

银杏叶黄了,枫叶红了
北方山脉一片斑斓
更喜欢走在人迹罕至的小路
探寻很多未知植物

就像喜欢早晨一样,雀跃着
喜欢黄昏
如果悄悄流下泪水,就洒在
这缠绕的花木间

它们把秋天耕种在地面
旁边大雁高飞,悬崖低垂